

人生感悟0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谨以此书献给每一个欲孝敬父母的子女们。



感悟父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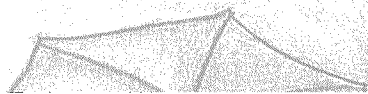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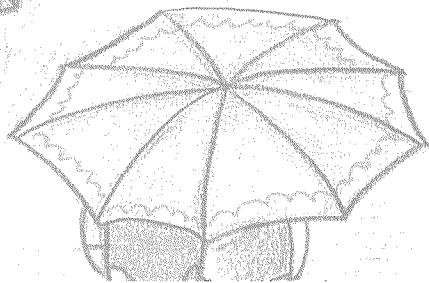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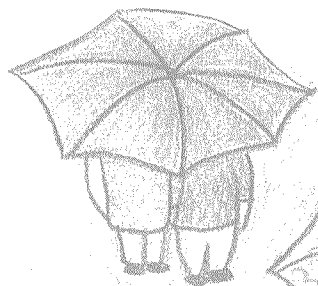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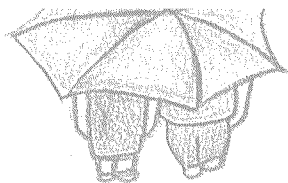
荆棘鸟◎选编

全集

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高尔基

海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父爱全集/荆棘鸟选编. —北京:海潮出版社,
2005

ISBN 7-80213-150-2

I. 感... II. 荆...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268 号

感悟父爱全集

荆棘鸟 选编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话:(010)66969738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100841)

北京市荣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730mm×970mm 1/16 印张:19.5 字数:32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213-150-2

定价:28.00 元

序

年少时，我们一直希望自己快点长大，能让自己在理想的天空飞翔，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去承受和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可是无论我们飞得多高多远，一直都有一条线牵着我们与父亲的心。也终于明白了一位哲人讲过的一句

目录

两个白菜包子	周海亮 63
我那蹬三轮的父亲哟	刘彰 65
祭父	贾平凹 67
父亲脊背上的痂子	佚名 75
父亲	素素 77
父亲的爱	[美]Ema Bombeck 82
背影	朱自清 84
父亲的泪	邓洪卫 86
一辈子陪伴	刘晓芳 90
父亲买的保险	詹姆斯·伍兹 94
父爱之舟	吴冠中 96
父亲不会写信	万桂琪 100
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	舒婷 102
父亲从没出过远门	林世保 106

第三章 刻骨铭心的千年一跪

29条蜈蚣	方冠晴 111
承受“耻辱”的父爱	溺水 115
父亲啊父亲,您留给我生命的点点滴滴	千北 青伢 119
一滴泪落下,需要多长时间	柯茂林 126
往事	赵攻 129
我的瞎子父亲	雪儿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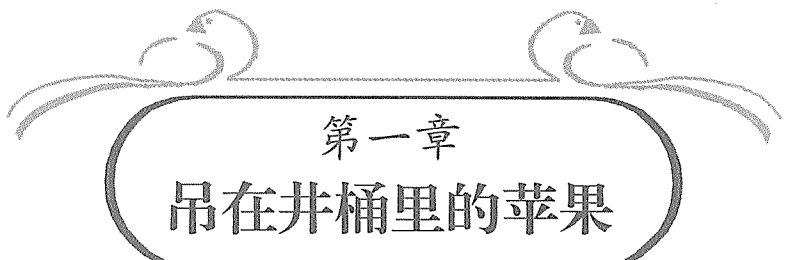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天凉了,谁提醒我添件衣服

期待父亲的笑	林清玄 207
一个父亲的箴语	马德 211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213
他也有过辉煌	佚名 215
普通人	梁晓声 217
爸爸	[美]安德鲁·H·马尔科姆 吴克明译 224
别样的父爱	姜蕊译 227
想父亲	阎连科 230
父亲的影响	那笛 233
父亲的成败观	赫尔曼·凯恩 235
父亲、儿子与我	佚名 237

第六章 大爱无言真爱无声

世上最幸运的人	佚名 243
继父	孙莱芙 245
父爱无言	窗子 247
金色小提琴	思维 250
父爱	苏童 253
儿子的肖像画	佚名 255
父爱	佚名 258
我父亲的儿子	朱丽叶·加弗 甘飞译 260
爱的另一种方式	陈蓉 263
仇人	刘彦杰 265
挫折	李泽泉 268
爸,我恨错了您	岳勇 270
我喜欢爸爸的礼物	杰西·文图拉 274

第七章 发给老爹的短信



第一章 吊在井桶里的苹果

一直以来,父亲在我们的心中都是一个沉默、严肃的形象。他们把自己的温柔、脆弱、缠绵的感情深深地掩藏起来,他对我们的爱永远都是默默的无条件的付出,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父亲的关怀与爱如同大山一般,头顶着威严,但是心里却流淌着真情,这就足以让我们安稳地靠在那里。





父亲的关怀与爱如同大山一般,头顶着威严,但是心里却
流淌着真情……



父爱沉重如坏

胡子宏

20多年以前,土坯还是农村盖房的主要建筑材料。一块坯大约有 30 斤重,而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干,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他能在一晌脱多少坯。父亲最拿手的活计就是脱坯,他的苦干实干在方圆十几里出了名。

我上小学以后,教室后面的操场常被父亲占用半边。在操场上体育课时,我常常看到半湿的土坯在阳光照耀下幽幽地闪亮。父亲说:早些年,村子里建房时,有一半儿的坯就出自他的手下,家里的花销,也几乎全靠父亲卖坯所得。

作为农村孩子,父亲的勤劳值得自豪。可是,所有同学都知道那位又黑又瘦的中年人是我的父亲,有的同学就开我的玩笑。更令我尴尬的是,每当父亲在操场上脱坯累了小憩时,总喜欢凑到教室窗外看我上课或念书,这时,教室里就突然寂静下来,我便知道父亲又来看我了,每当我们双目相对,教室里就发出一阵哄笑。

不知何时就有调皮的同学喊:胡子胡子你别看,你爹是个脱坯汉,胡子胡子你别闹,你爹脱坯呱呱叫。这个顺口溜很快就流传开来,调皮的伙伴成群结队在街上有节奏地唱。我的心中常常涌出无限的委屈。

在我初中即将毕业的那年夏天,一次自习课上,我聚精会神地朗读英语课文时,喧嚣的教室突然又沉寂一片,我下意识地向外看,父亲又在窥视课

吊在井桶里的苹果



别看,你爹是个脱坯汉——我终于无法忍受。我从教室里跑出去,在操场拦住父亲,说:“爹,你别脱坯了。”

爹刚把一锹泥填进坯模,他直起腰来,惊愕地望着我。这时,教室里又传来整齐的顺口溜:胡子胡子你别闹,你爹脱坯呱呱叫。我的头颅嗡的一声,泪水就淌了出来。我伸出脚来,对着父亲刚刚出模的坯,一个接一个地踏下去。一个两个三个,一拉溜儿如同士兵般排队的坯上嵌下了我一连串脚印。就那么一刹那,父亲呆了,他半晌的劳作毁于我的脚掌……

回到教室,我伏在桌上号啕大哭。刚才还热闹的教室出奇地宁静。我伏在桌上一直哭着,不知不觉地累得睡着了。醒来时,教室里已空无一人。毒辣辣的阳光射进教室,我眯起眼睛,向教室外望去,一下子惊呆了。

父亲正把我踏坏的几十块坯一块块地搬进泥堆里,加水、加泥,重新装进坯模,他弯曲的身体的正前方,又如同士兵般排列出一行土坯。

我来到操场,父亲的脊背黑黝黝地闪亮,一道道的汗水从父亲的背上淌下来,父亲的短裤全被湿透。良久,父亲转身发现了我,他凝视着,父子俩相视无言……

几天后,我以七分之差中考落榜。接到成绩单的那天,回到家里,父亲沉默无言,眼睛中露出了很深的失望。

中午,突然下起了雨,父亲唤醒正午睡的我同他一起去盖坯。风雨交加,全家人在学校的操场上忙活着,我们把上千块坯摞起来,盖上塑料布。雨越下越大,有一半的坯被泡在水中烂成泥团,有几摞坯垛经不起风雨吹打轰然倒塌。

全家人手忙脚乱,父亲辛苦一个月脱的坯多半成为废品。风雨中,我看见父亲的脸庞痛苦得变了形,终于,父亲哇地失声大哭。全家人也号啕大哭起来。

回到家里,父亲未及换下湿漉漉的衣服,就让我拿出成绩单,喝令我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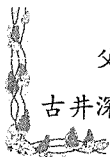


1986年的秋天,我接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父亲送我到北京,我们逛遍了故宫、北海、王府井。最后,在纪念碑那高高的台座上,父亲说:孩子,你终于不用卖力气脱坯了。好好学习,你看,天安门那么好,故宫那么高,都是用一块块坯垒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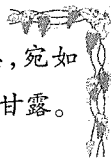
在前门地铁站,我与父亲分手了。父亲汇入熙熙攘攘的人流后,我回头又一次端详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方砖,脑海中浮现起父亲脱坯时弯曲的黑黝黝的脊背。父爱沉重如坯,它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灵,赐给我踏踏实实、奋发进取的人格力量。

吊在井桶里的苹果





父爱深沉而隽永,如同春雨滋润大地般无声无息,宛如古井深处那用不枯竭的泉眼,无论春夏秋冬,总会渗出甘露。



吊在井桶里的苹果



丁立梅

有一句话讲,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说的是做女儿的,特别亲父亲。而做父亲的,特别疼女儿。那讲的应该是女儿家小时候的事。

我小时,也亲父亲。不但亲,还崇拜,把父亲当成举世无双的英雄一样崇拜。那个时候的口头禅是,我爸怎样怎样。仿佛拥有了那个爸,一下子就很是不得似的。

母亲还曾“嫉妒”过我对父亲的那种亲。一日下雨,一家人坐着,父亲在修整二胡,母亲在纳鞋底,就闲聊到我长大后的事。母亲问,长大了有钱了买到东西给谁吃啊?我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给爸吃。母亲又问,那妈妈呢?我指着一旁玩的小弟弟对母亲说,让他给你买去。哪知小弟弟是跟着我走的,也嚷着说要买给爸吃。母亲的脸色就挂不住了,继而竟抹起眼泪来,说白养了我这个女儿了。父亲在一边讪笑,说孩子懂啥。语气里却透着说不出的得意。

待到我真的长大了,却与父亲疏远了。每次回家,跟母亲有唠不完的家长里短,一些私密的话,也只愿跟母亲说。而跟父亲,却是三言两语就冷场了。他不善于表达,我亦不耐烦去问他什么。无论什么事情,问问母亲就可以了。

也有礼物带回,却少有父亲的。都是买给母亲的,衣服或者吃的。感觉上,父亲是不要装扮的,永远的一身灰色或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裤子。偶尔有那么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每个老师发一件白色T恤,就挑了一件男式的,本想给爱人穿的,但爱人嫌大,也不喜欢那质地。回母亲家时,我就随手把它塞



进包里面，带给父亲。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接衣时的惊喜，那是突然间遭遇的意外啊。他脸上先是惊愕，而后拿着衣服的手开始颤抖，不知怎样摆弄才好。笑半天才平静下来，问怎么想到买衣服给爸的？

原来父亲一直是落寞的啊，我忽略太久太久。

这之后，父亲的话明显多起来，乐呵呵的，穿着我带给他的衣服。三天两头打电话给我，闲闲地说些话，然后好像是不经意地说一句，有空多回家看看啊。

暑假到来时，又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家里的苹果树结了很多苹果，你最喜欢吃苹果的，回家吃吧，保你吃个够。我当时正接了一批杂志的稿在手上写，心不在焉地回他，好啊，有空我会回去的。父亲“哦”一声，兴奋的语调立即低了下去，是失望了。父亲说，那记得早点回来啊。我“嗯啊”地答应着，把电话挂了。

一晃近半个月过去，我完全忘了答应父亲回家的事。一日深夜，姐姐突然有电话来，姐姐问，爸说你回家的，怎么一直没回来？我问，有什么事吗？姐姐说，也没什么事，就是爸一直在等你回家吃苹果呢。

我在电话里就笑了，我说爸也真是的，街上不是有苹果卖吗？姐姐说，那不一样，爸特地挑了几十个大苹果，留给你。怕摔坏，就用井桶吊着，天天放井里面给凉着呢。

心被什么猛的撞击了一下，只重复说，爸也真是的，就再也说不出其他话来。井桶里吊着的何止是苹果，那是一个老父亲对女儿沉甸甸的爱啊。



我和我的哑巴父亲



涂云 黑蝉

从死神那里,我的哑巴父亲把我的生命抢夺了回来……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父亲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父亲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父亲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父亲是个哑巴。

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父亲给我扎小辫儿了。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父亲。

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她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儿,父亲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知道我父亲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父亲的

